

黄金她时代

民国女作家经典

叶君
主编

萧红、丁玲、白朗，以曼妙文字书写不朽传奇
她们，辉映了一个时代的文学世界
“萧红文学奖”得主叶君，
遴选民国时期女作家重要作品并倾情作序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黄金她时代

民国女作家经典

叶君
主编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黄金她时代：民国女作家经典 / 叶君主编. -- 2 版
-- 哈尔滨：北方文艺出版社，2017.4
ISBN 978-7-5317-3770-4

I. ①黄… II. ①叶… III. ①中国文学-现代文学-
作品综合集 IV. ①I216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39827 号

黄金她时代：民国女作家经典

Huangjin Tashidai Minguo Nuzuoia Jingdian

主 编 / 叶 君

责任编辑 / 王 爽

装帧设计 / 回归线设计

出版发行 / 北方文艺出版社

网 址 / www.bfwy.com

邮 编 / 150080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地 址 / 黑龙江现代文化艺术产业园 D 栋 526 室

印 刷 /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/ 880 × 1230 1/32

字 数 / 150 千

印 张 / 8.75

版 次 / 2017 年 4 月第 2 版

印 次 /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978-7-5317-3770-4

定 价 / 47.00 元

序

1936年11月19日，鲁迅逝世一个月后，蛰居日本东京的萧红（1911～1942）刚刚从巨大哀痛中走出。当晚，满窗洒满白月，关了灯，惯于自省的她，不禁自问：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？

自20岁离开父亲的家，五年来，萧红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与艰窘，在这个自由舒适、平静安闲的异国之夜，内心自然涌起淡淡虚幻。摸摸桌布，摸摸藤椅边沿，再将手举到眼前，确定那确实是自己的手，这才一个人默默确证：这真是黄金时代！幸福似乎来得太过突然，眼下这份平静与安宁，萧红显然有些不习惯，既爱又怕，进而意识到凡事到她这里就不对，也不是时候。

即便隔了漫长时空，再次触摸在写给萧军的这封长信里，萧红所传达的内心婉曲，仍无法不令人喟叹：这似乎不应该是一个年仅25岁的女人的心理。平静安宁是她最大的企求。由此，不禁让人想象这女人该经历了怎样的过往？然而，对于百年前的中国女性而言，萧红并非个案。站在当下，回望“她们”——那一代有表达能力，企图掌握自身命运的知识女性，确乎可以看到百年来妇女写作的传承与庚续，感受到“她们”特具的风采！选入本书中的三位女作家，某种意义上彰显了现代汉语写作中的黄金“她”时代。

不得不感慨，百年前的“她们”是一个如此早慧之群。

《生死场》（1935）甫一问世，便闪耀世人眼目，萧红一举成名，年仅24岁。生命如此蹉跎，常令人感慨上天对其不公。抑或，冥冥中意识到自己逗留于世的时日无多，萧红过早步入生命的回望——一个年轻女作家的晚年状态。文字、心态迅速趋于精致与成熟。对她而言，一切都是那么匆促，匆促得让人心疼！《家族以外的人》（1936）、《后花园》（1940）、《小城三月》（1941）、《回忆鲁迅先生》（1940），都是萧红身处异国、异乡，回望故乡、故人的文字。在我看来，是她最为成熟、精致的短篇作品。是那么来不及，一个女作家30岁便直抵巅峰。今人或许感叹萧红的传奇，但我更愿意这巅峰来得从容一些，好让舛桀稍稍疏散。与庞大的家族决裂后，被抛弃、被软禁、即将被发卖当口从漫天大水中逃出，尔后在战争的催逼、男人的伤害之下，辗转流徙至香港。从那么北到那么南，十年间，那个20岁的叛逆女子渐渐成熟。乡愁便生成于流徙之途和极其沧桑的人生之旅。前三部短篇小说都是乡情缱绻的文字，回忆少时在小城呼兰的生活。萧红的文字让一个深北方小城的风情尽现笔底，某种意义上成了中国读者的一处文学故乡。而《小城三月》，在我看来我认为是萧红最为优美、成熟的作品。精致的文字背后，可分明触摸到萧红离家十年后，内心深处对此前所仇恨的家族所达成的最为深切、真挚的精神和解。父亲不再固执、暴戾，继母不再冷淡、刻薄，全家总动员，举办一次纵情释放的家庭音乐会。家中长幼，各自操着自己的乐器，声响协和，其乐融融。这不知是“晚年”萧红的真切回忆还是动人想象。只是，这30岁的“晚年”实在令人心生疼痛。而翠姨——一个被都市文明唤醒，敏感而多情的乡下女子那爱比死还残酷的命定结局，更引人深思。萧红由一己的苦难，进而推至对同时代女性命运的观照。

鲁迅是萧红短促一生最为重要的男性之一。在其个人情感判断里如同祖父。祖父让她在人世的冷漠与残酷背后，看到了“爱”和“温暖”，并向着这爱和温暖作着“永远的憧憬和追求”；鲁迅则让她看到了什么是正义，明确写作的意义。在我看来，如果祖父给了萧红爱和温暖，那么是鲁迅给了她尊严。在鲁迅提携下，萧红在上海滩立地成名，让她告别此前的被侮辱与被损害，而享受到知名女作家的荣光。正因如此，鲁迅逝世三周年之际，

萧红才接受先生已逝的事实，深情写出回忆鲁迅的诸多短章，稍后合为一册。基于被提携与被爱怜的特殊感情，萧红对鲁迅的观照，全然出于亲情视角，其文字大放光彩。鲁迅逝后，回忆文学巨擘的文字可谓汗牛充栋，萧红的那些短章毫无疑问最为出色，活脱脱再现一个人间鲁迅。丰富的生活细节，让鲁迅的形象可触、可感。而独特的观照视角，亦充分彰显萧红的独立人格——面对一代文化巨人，即便恩重如山，亦只有敬爱和深情伤悼，并不匍匐伟人脚下，因仰视而空洞赞誉。这是一部永传后世，足堪把玩的散文精品。

《莎菲女士的日记》（1928），同样诞生于一个女作家的24岁。丁玲（1904～1986）虽年长萧红七岁，但在中国现代女作家的谱系里，却分属两代。1936年5月，鲁迅在寓所接受斯诺访谈，认为萧红“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，很可能成为丁玲的后继者，而且，她接替丁玲的时间，要比丁玲接替冰心的时间早得多”。鲁迅无意间对中国现代妇女写作的脉络作了勾勒，从冰心到丁玲再到萧红，分明可以看出其间的代际传承。

丁玲以其出手便非同凡响的卓异才华，特别是她那近乎自觉的女性立场，以及对现代女性生存状态的深切关注，让其文字如此惊世骇俗，引人注目。她或许是最为早醒而恣肆的民国女性，鲜明的女性意识充分彰显于《梦珂》（1927）、《阿毛姑娘》（1928）这些早期作品中。梦珂——一个在大城市求学的少女，终于沉沦于都市社会的庸常，而出嫁后的阿毛则寂灭于乡下家庭的冷酷。前者呈现了社会阶层与性别之间的权力关系，后者让人看到一个乡村少女匍匐于夫权之下的可悲。

而诞生于梦珂、阿毛之间的另一女性形象莎菲，则传达出作者对周围社会特别是对男性的考量与选择，以及对具有现代品格的爱情的思考。《莎菲女士的日记》全然回到一个知识女性的内心世界，记录下“一个完全癫狂于男人仪表上的女人的心理”。那是一场名副其实的“一个人的战争”。一番癫狂和短暂迷失之后，莎菲最终认清凌吉士，亦明了自己到底需要什么，并对这个美貌男人生出鄙夷和怜悯：“唉，可怜的男子！神既然赋与你这样的一副美形，却又暗暗的捉弄你，把那样一个毫不相称的灵魂放到你人生顶上！”

中国现代妇女写作中女性意识的流露，经过 20 世纪 20 年代初石评梅、庐隐、凌叔华等一代女性的自觉吁求和不经意流露，几年后，便有了丁玲通过莎菲达至立场鲜明的自觉彰显。莎菲一出，令人骇异也就不足为怪。即便今天看来，丁玲那惊世骇俗的气度依然弥漫文字间，显示出妇女写作向女性写作的深刻变化。作为丁玲公开发表的第二篇小说，比之处女作《梦珂》，《莎菲女士的日记》在叙述能力上已有质的飞跃。与萧红出版《生死场》时的生涩，文学技术成熟于数年之后不同；丁玲几乎出手便是巅峰。这或许与其生活环境，以及在北京、上海从容接受的文化熏染有关。

萧红一生与白朗（1912 ~ 1994）情同姐妹。作为“东北作家群”里的代表作家，白朗也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。《狱外集》（1941）以“非虚构”姿态，呈现身为革命者的丈夫被捕后，一个女人为营救丈夫和照顾家庭的困窘与坚韧。小说《一个奇怪的吻》（1936）则叙述了革命者对日寇的不屈抗争，还有深沉的爱情。与萧红的深情回望，丁玲对女性生存处境的深度关切不同，白朗走出家庭，拿起手中的笔，跟东北作家群的诸多男性一样，以表现白山黑水间对入侵异族抗争的艰难与壮烈，参与到时代宏大叙事之中，满足关内民众对关外沦亡国土的想象。

1938 年初春，萧红和丁玲在临汾相遇，此后在一起共同生活了数月。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两代女作家风云际会的相遇，应该是一种有意味的遇合。此时，丁玲已经在为延安工作，开始了她那全新的生活。不久，两人一起到了西安。而临汾一别，事实上是萧红和萧军心照不宣的分手。

是年春，跟丁玲一道临去延安前夕，作家聂绀弩对萧红郑重说道：“飞吧，萧红！你要像一只大鹏金翅鸟，飞得高，飞得远，在天空翱翔，自在，谁也捉不住你。你不是人间笼子里的食客，而且，你已经飞过了。”次日，站在一众送行人群中，聂绀弩对萧红做着飞的姿势，又用手指向天空，萧红见状会心点头微笑。此时，丁玲如果知道自己身边的男人那略显滑稽的动作是鼓励萧红“飞”，自然会想起 14 年前，20 岁的她，求学上海感到前途迷茫，不知“将来究竟学什么好，干什么好”时，瞿秋白那不假思索的回应：“按你喜欢的去学，去干，飞吧，飞得越高越好，越远越好，你是一个需要展翅高飞的鸟儿……”只是，那个鼓励她的男人已被害于三年

前。对于那一代女性而言，来自“他们”的鼓励，竟也如此一致。在我看来，这也是民国优秀男性对黄金“她”时代不约而同的认同。

丁玲或许正因为相信了瞿秋白的话，坚定了自己的主张，走上文学之路，才有了《莎菲女士的日记》那份坚定与惊世骇俗；而萧红却更多感受到女性的沉重负累，看到女性天空的低沉，羽翼的稀薄，以及难以克服的自我牺牲精神，感伤回应：“不错，我要飞，但同时觉得……我会掉下来。”及至半个月后，从延安返回，聂绀弩亲见萧红与端木蕻良恋情公开的事实，无比失望地感慨：那大鹏金翅鸟，到底被其自我牺牲精神所累，从天空一个筋斗，栽到了“奴隶的死所”！

在西安，萧红和萧军彻底终结了六年的共同生活，分道扬镳。离开西安之际，萧红亦曾有去延安的念头，但随即阴差阳错最终选择回武汉。丁玲为此惋惜不已。不过，去了延安之后，丁玲的写作亦彻底改向，萧红后来对梅志表示难以接受丁玲的改变，还有她那极其粗犷的生活方式。我想说的是，已然飞翔的丁玲，如果没去延安，其写作或许是另番图景；而萧红如果去了延安亦然。去与不去，幸与不幸，都世事难料。只是，对于丁玲、萧红，可以确定的是，西安一别即成永诀。

同年秋，萧红在江津白沙镇产后与白朗在嘉陵江边分手。萧红凄然祝愿女友“永久幸福”。白朗亦如此祝愿萧红，不想萧红惊问：“我吗？”旋即苦笑道，“未来的远景已经摆在我的面前了，我将孤寂忧悒以终生！”一年多后，萧红离开重庆到了香港；1941年，白朗举家到了延安。这对从哈尔滨出来的好姐妹从此天各一方，直至生死两隔。

香港两年，作为作家，萧红迅速步入巅峰。而从端木蕻良信中获悉萧红一病不起，在延安的丁玲便有了一种不祥预感，对白朗说“萧红决不会长寿”。此言一出，她感到一种无言的寂寞，因为拿眼睛扫遍所认识或知道的女性朋友，能够耐苦，不依赖于别的力量，有才智、有气节而从事于写作者，竟是如此寥寥！

1942年1月22日，萧红最终在香港弃世。4月8日，延安《解放日报》转载萧红死讯。两天后，萧军将这一消息剪贴在日记里，并在其旁霸道写下：“师我者死了！知我者死了！”便再无悼亡。同日，白朗撰文《遥祭

——纪念知友萧红》回忆与萧红生前交往点滴，寄托哀思。

4月25日，延安整风在即，丁玲带着浓重不安，深情写下长文《风雨中忆萧红》。在悼念那惺惺相惜的女友同时，亦借机抒发内心苦闷。忆及在一起的情景，丁玲感叹像萧红那样能无妨嫌、无拘束、不须警惕着谈话的对手实在太少！基于女性的立场，在其意识深处，早已将萧红视为“姐妹”。这篇文章不时闪露姐妹情谊的动人光彩。诚然，中国现代女性中，能如丁玲、萧红那样“飞”过的，又能有几人？“我的所有不幸就因为我是个女人”，丁玲如能听到萧红这沉痛的临死遗言，其感受毫无疑问更其真切。

丁玲、白朗都以82岁高龄辞世。然而，萧红逝后，她们所经历的肉体与精神磨难，亦令人唏嘘。反观萧红早逝，幸与不幸，同样似乎另说。如今，重读那篇写于延安窑洞意绪低沉的怀念文字，我感到，悼念萧红的同时，丁玲亦似乎在悼念那曾经有过的，属于“她们”的时代——妇女写作的黄金时代。

叶 君

2014年9月于哈尔滨

目 录

序	1
---------	---

萧红	1
----------	---

3/ 家族以外的人

34/ 后花园

52/ 小城三月

73/ 回忆鲁迅先生

丁玲	105
----------	-----

106/ 莎菲女士的日记

142/ 梦珂

178/ 阿毛姑娘

白朗	215
----------	-----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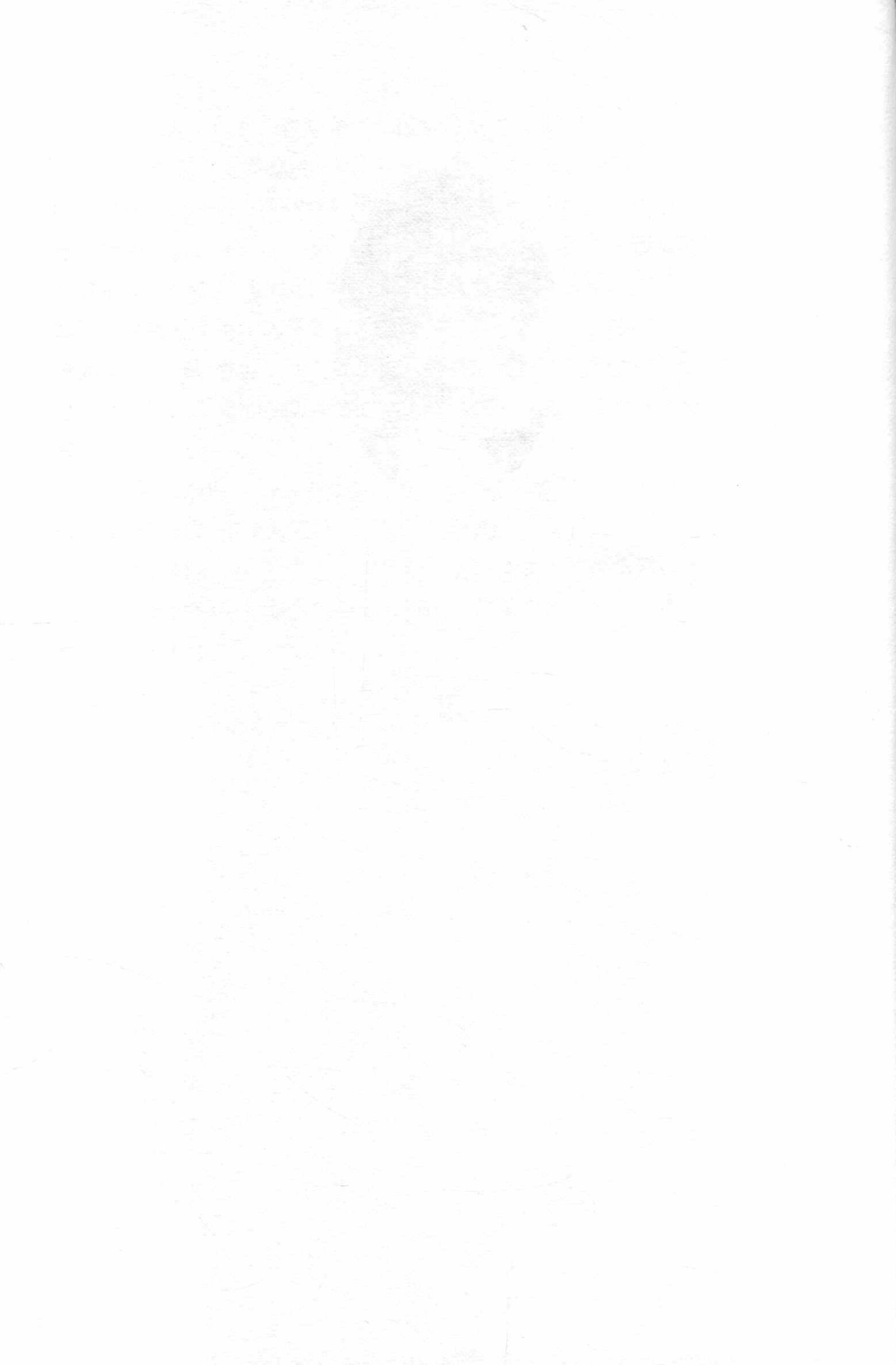
217/ 狱外集

257/ 一个奇怪的吻



萧

红



家族以外的人^①

我蹲在树上，渐渐有点害怕，太阳也落下去了；树叶的声响也唰唰的了；墙外街道上走着的行人也都和影子似的黑丛丛的；院里房屋的门窗变成黑洞了。并且野猫在我旁边的墙头上跑着叫着。

我从树上溜下来，虽然后门是开着的，但我不敢进去，我要看看母亲睡了还是没有睡。还没经过她的窗口，我就听到了席子的声音：

“小死鬼……你还敢回来！”

我折回去，就顺着厢房的墙根又溜走了。

在院心空场上的草丛里边站了一些时候，连自己也没有注意到我是折碎了一些草叶咬在嘴里。白天那些所熟识的虫子，也都停止了鸣叫，在夜里叫的是另外一些虫子，它们的声音沉静，清脆而悠长。那埋着我的高草，和我的头顶一平，它们平滑，它们在我的耳边唱着那么微细的小歌，使我不能相信倒是听到还是没有听到。

“去吧……去……跳跳攢攢的……谁喜欢你……”

有二伯回来了，那喊狗的声音一直继续到厢房的那面。

我听到有二伯那拍响着的失掉了后跟的鞋子的声音，又听到厢

① 该篇首刊于1936年10月15日《作家》第一卷第一、二期。

房门扇的响声。

“妈睡了没睡呢？”我推着草叶，走出了草丛。

有二伯住着的厢房，纸窗好像闪着火光似的明亮。我推开门，就站在门口。

“还没睡？”

我说：“没睡。”

他在灶口烧着火，火叉的尖端插着玉米。

“你还没有吃饭？”我问他。

“吃什……么……饭？谁给留饭！”

我说：“我也没吃呢！”

“不吃，怎么不吃？你是家里人哪……”他的脖子比平日喝过酒之后更红，并且那脉管和那正在烧着的小树枝差不多。

“去吧……睡睡……觉去吧！”好像不是对我说似的。

“我也没吃饭呢！”我看着已经开始发黄的玉米。

“不吃饭，干什么来的……”

“我妈打我……”

“打你！为什么打你？”

孩子的心上所感到的温暖是和大人不同的，我要哭了，我看着他嘴角上流下来的笑痕。只有他才是偏着我这方面的人，他比妈妈还好。立刻我后悔起来，我觉得我的手在他身旁抓起一些柴草来，抓得很紧，并且许多时候没有把手松开，我的眼睛不敢再看到他的脸上，只看到他腰带的地方和那脚边的火堆。我想说：

“二伯……再下雨时我不说你‘下雨冒泡，王八戴草帽’啦……”

“你妈打你……我看该打……”

“怎么……”我说，“你看……她不让我吃饭！”

“不让你吃饭……你这孩子也太好去啦……”

“你看，我在树上蹲着，她拿火叉子往下叉我……你看……把胳膊都给叉破皮啦……”我把手里的柴草放下，一只手卷着袖子给他看。

“叉破皮……为啥叉的呢……还有个缘由没有呢？”

“因为拿了馒头。”

“还说呢……有出息！我没见过七八岁的姑娘还偷东西……还从家里偷东西往外边送！”他把玉米从叉子上拔下来了。

火堆仍没有灭，他的胡子在玉米上，我看得很清楚是扫来扫去的。

“就拿三个……没多拿……”

“嗯！”把眼睛斜着看我一下，想要说什么但又没有说，只是胡子在玉米上像小刷子似的来往着。

“我也没吃饭呢！”我咬着指甲。

“不吃……你愿意不吃……你是家里人！”好像抛给狗吃的东西一样，他把半段玉米打在我的脚上。

有一天，我看到母亲的头发在枕头上已经蓬乱起来，我知道她是睡熟了，我就从木格子下面提着鸡蛋筐子跑了。

那些邻居家的孩子就等在后院的空磨房里边。我顺着墙根走了回来的时候，安全，毫没有意外，我轻轻的招呼他们一声，他们就从窗口把篮子提了进去，其中有一个比我们大一些的，叫他小哥哥的，他一见鸡蛋就抬一抬肩膀，伸一下舌头。小哑巴姑娘，她还为了特殊的得意啊啊了两声。

“噯！小点声……花姐她妈剥她的皮呀……”

把窗子关了，就在碾盘上开始烧起火来，树枝和干草的烟围蒸腾了起来；老鼠在碾盘底下跑来跑去；风车站在墙角的地方，那大轮子上边盖着蛛网，罗柜旁边余留下来的谷类的粉末，那上面挂着许多种类虫子的皮壳。

“咱们来分分吧……一人几个，自家烧自家的。”

火苗旺盛起来了，伙伴们的脸孔，完全照红了。

“烧吧！放上去吧……一人三个……”

“可是多一个给谁呢？”

“给哑巴吧！”

她接过去，啊啊的。

“小点声，别吵！别把到肚的东西吵靡啦。”

“多吃一个鸡蛋……下回别用手指画着骂人啦！啊！哑巴？”

蛋皮开始发黄的时候，我们为着这心上的满足，几乎要冒险叫喊了。

“唉呀！快要吃啦！”

“预备着吧，说熟就快的……”

“我的鸡蛋比你们的全大……像个大鸭蛋……”

“别叫……别叫。花姐她妈这半天一定睡醒啦……”

窗外有哽哽的声音，我们知道是大白狗在扒着墙皮的泥土。但同时似乎听到了母亲的声音。

母亲终于在叫我了！鸡蛋开始爆裂的时候，母亲的喊声也在尖利的刺着纸窗了。

等她停止了喊声，我才慢慢从窗子跳出去，我走得很慢，好像没有睡醒的样子，等我站到她面前的那一刻，无论如何再也压制不住那种心跳。

“妈！叫我干什么？”我一定惨白了脸。

“等一会……”她回身去找什么东西的样子。

我想她一定去拿什么东西来打我，我想要逃，但我又强制着忍耐了一刻。

“去把这孩子也带去玩……”把小妹妹放在我的怀中。

我几乎要抱不动她了，我流了汗。

“去吧！还站在这干什么……”其实磨房的声音，一点也传不到母亲这里来，她到镜子前面去梳她的头发。

我绕了一个圈子，在磨房的前面，那锁着的门边告诉了她们：

“没有事……不要紧……妈什么也不知道。”

我离开那门前，走了几步，就有一种异样的香味扑了来，并且飘满了院子。等我把小妹妹放在炕上，这种气味就满屋都是了。

“这是谁家炒鸡蛋，炒得这样香……”母亲很高的鼻子在镜子里使我有点害怕。

“不是炒鸡蛋……明明是烧的，哈！这蛋皮味，谁家……呆老婆烧鸡蛋……五里香。”

“许是吴大婶她们家？”我说这话的时候，隔着菜园子看到磨房的窗口冒着烟。

等我跑回了磨房，火完全灭了。我站在他们当中，他们几乎是摸着我的头发。

“我妈说谁家烧鸡蛋呢？谁家烧鸡蛋呢？我就告诉她，许是吴大婶她们家。哈！这是吴大婶？这是一群小鬼……”

我们就开朗的笑着。站在碾盘上往下跳着，甚至于多事起来，他们就在磨房里捉耗子。因为我告诉他们，我妈抱着小妹妹出去串门去了。

“什么人啊！”我们知道是有二伯在敲着窗棂。

“要进来，你就爬上来！还招呼什么？”我们之中有人回答他。

起初，他什么也没有看到，他站在窗口，摆着手。后来他说：

“看吧！”他把鼻子用力抽了两下，“一定有点故事……哪来的这种气味？”

他开始爬到窗台上面来，他那短小健康的身子从窗台跳进来时，好像一张磨盘滚了下来似的，土地发着响。他围着磨盘走了两圈。他上唇的红色的小胡为着鼻子时时抽动的缘故，像是一条秋天里的毛虫在他的唇上不住的滚动。

“你们烧火吗？看这碾盘上的灰……花子……这又是你领头！我要不告诉你妈的……整天家领一群野孩子来作祸……”他要爬上窗口去了，可是他看到了那只筐子：“这是什么人提出来的呢？这不是咱家装鸡蛋的吗？花子……你不定又偷了什么东西……你妈没看见！”

他提着筐子走的时候，我们还嘲笑着他的草帽：“像个小瓦盆……像个小水桶……”

但夜里，我是挨打了。我伏在窗台上用舌尖舐着自己的眼泪。

“有二伯……有老虎……什么东西……坏老头子……”我一边哭着一边咒诅着他。